

後來

劉貝汶著

144



近代創作選集

五號楷體精印，裝訂整潔美觀，九月份起陸續出版，價格以每面一元計算（封面、目錄等不計），預約全部國幣六百元。

徐志摩：詩

一二二面，九月初旬出版。

徐志摩：散文與小說

一二二面，九月初旬出版。

魯迅：阿Q正傳及其他

一四〇面，九月中旬出版。

巴金：短篇與雜文

一四〇面以上，九月下旬出版。

林語堂：幽默

一四〇面以上，十月初旬出版。

謝冰心：孫福熙等：小品文

一六〇面以上，十月初旬出版。

奧國顯志尼勒原著
施鵬存譯

愛爾賽

之死

本書為近代最佳

中篇小說之一；全書

用獨白方式，描述少

女心理，細膩懣悽。

今已出版，部六萬餘

言，定價國幣一百元

。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一日初版

後來者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一百五十元

著作者 劉貝汝

發行者 復興出版社

南平天河坊十號

版權所有

印刷者 東南日報社

南平畫錦坊

自序

民國三十一年冬，我寫完了後來者，恰好中央文化協會在徵求國內優良劇本，我便懷着投石落海的心情，把它寄了出去。翌年一月，發現許多地方，尙待修改，函請將原稿退回，未獲答覆；同年十一月，得到獲第二獎的通知，乃抄錄修正意見，寄請代爲更正，本年四月間，原稿及審查證都寄來了。

因爲職業的關係，我不能在日間執筆；這不成樣的稿子，是在深夜裏，燃着熱病般的激情，一行一行地寫下的。今天，我讓它同讀者見面，像一個憔悴的礦工，拿他挖掘出來的東西，從地底下走向一片青天，藉它的光，判斷是黃金還是砂土！

初稿時，得施鰲存先生諸多指正，不勝謝忱；柳子明師，以溫愛的態度賜給我可貴的寫作環境與心情，感念尤深！

三十三年·八月·

再序

本稿原由施鰲存先生收入他替屯溪新生出版社編輯的新生文苑，遷於去年九月間寄出，至今沒有下文；近得施先生函，說新生出版社有停頓，並為接洽在復與出版社印行，這是本書未出世前的一小段滄桑。

關於它的得獎事，我不應當過於重視。我很同情評選委員諸公的苦衷，排在他們眼前的作品是那樣貧乏和黯淡，沒有一個够得上一「第一獎」的條件。他們對未完成的作品之偏愛，使我彷彿！我是如何願意他們的選擇，不會過於貽笑大方！評選回來後，曾作兩次重要的修改。！！變，假如我曾經竭盡微能，用這根笨拙的筆，儘量抹去它的缺點與污穢，而讀者仍為它的醜陋所苦惱，也許，我能够得到比較大的寬恕吧？

我是一個愚拙的母親，我不曉得怎樣裝點我的兒女！

三十四年四月廿日永春

106

後來者（三幕劇）

劉貝汶

時：抗戰中的一個秋天

地：淪陷區某商埠

第一幕

一個晴朗的午後

第二幕

第二日

第三幕

第三日

人物：

山本願照（不出場）

魏鼎銘 偽維持會會長

李耀青 其秘書

樓景芬 魏的姨太太

姚鳳駒 偽公安局長

史銀 其妻

姚玉玲 其女

史南 有名望的紳士

史德屋 其子

史德屏 其女

二珠 其次女

天鹿 史南次子

寶寶 史南三子

馬慶平 偽軍法處監獄看守長

警佐

獄警

黑便衣人

女婢 服人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第五幕

第六幕

第七幕

第一幕

第一場

史南家的一間耳房。右邊，一個門通外面，朝裏兩尺處開着一個窗。左邊，靠壁立着一隻書櫥，出來是兩張直背椅，夾着一張茶几。中間，右方有一個偏門，踏出一步，是一個園圃，算是後門。（園裏頭種着蔬菜，花卉，以及繁茂的葡萄。）左邊，垂着一扇門簾，掀進去，看見一條曲廊，通內室。廊那邊另有門通葡萄園，但看不見。正中，兩扇玻璃窗，窗前排着一張方桌，桌邊圍着圓凳。近室中更有兩隻高矮不等的小凳，是給孩子們坐的。

幕啓時，舞台空落，投入觀眾眼簾的是玻璃窗外一片飄挺秀盛的葡萄花，淡白淡紅的花朵開在綠葉上，襯着背後藍玉似的，透明的天空，映成一派鮮明，一派燦爛。後頭，圍牆上，一隻鳥兒，伸直着頸子，急時時地叫一陣，像吐下一串明珠，又張開翅膀，高高飛走了。——一切寂然！但是，那（園林的）靜穆，那明美，與外界的一切，是那些藏然的

不同！那種絕對的，極端的差異，產生出一種殷殷然的恐怖：象刑場的春草，獄旁的鮮花，這美麗的葡萄花葉，彷彿也象徵着一種殉難，一種慘酷，一種滅亡！

片刻過去。那邊突然掠進來幾道笑聲，天真無邪的，像葡萄花一般明燦的笑聲。

史德屏（十九歲，正交着朝華一般的年齡，生命迎着雲彩，黃金的前程在脚下展開。但侵略者的鐵騎，疾馳過來，把一切踏成粉碎！城池給霸佔了，同胞給殺戮了，學校，（年青人的樂園）給摧毀了。這殘酷的現實，恰如一爐烈火，把這女郎投進去冶鍊，青春的幻夢，青春的憧憬，宛如一葉秋蟬的翼翅，閃地燒淨，剩下的，是一顆堅貞的心，心中沒有別的，僅有被踐踏者的血了。她忍受，她掙扎，她生活，像一個飽經世故的，三十歲的女人。最近，她的母親在憂患中逝世了，她沒有遲疑，不敢遲疑，接起死者放下的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現在，從葡萄園那邊，她輕身走入，停在後門邊，彎身向後）看！那一個跑得快，那一個跑第一！（走入，手中拿着燦動的鮮花。）

天鹿（剎那後，撥開布簾入，跳着）我快！哈哈，我第一！

二珠（同時，由後門入）我先到，姐姐，我第一！

鹿哇！你第一！（指自己鼻子）從天上下來的鹿，會輸給你這個二姐！

珠我明明先從這個（指手）門進來！

鹿（索性走去，把布簾掀起）我比你更先從這個門進來。

（走向）姐姐看見的。

寶寶（搖擺地從布簾邊走進，直趨德屏）姐姐，來，花！

屏哦，寶寶本事，寶寶第一！（給花）這一束最好看！

鹿啊？（跳過去）給他！

珠（也驚訝）哪！（伸手）這束花是我的。

屏別忙！（支開他們）我問，那一個先到？

珠我先到。

鹿（往前一湊，我字特別大聲）我先到！

屏（對那聲勢汹汹的）天鹿你說你先到？

鹿先到！

屏噢！是誰先從我手裏拿過花的？

鹿姐姐沒說要從手裏拿花，姐姐說誰先到廳裏。

屏哦，你呆呆地站在廳裏，難道花會自己跑到你的手裏去？

（對方語塞俯身）寶寶拿來，別教哥哥捨了！

寶（望望天鹿，勝利地）這花是我的。

鹿（圓眼鼓囂）不公平！不公平！（偏着身子走開）

屏（分着兩束較少的花）二珠，這是你的。（走近天鹿）

哪，別嘮叨，這個拿去！

鹿（頭一搖，嘴一撇）那個我不要！

屏怎麼？這不好？！拿！

鹿（把花撥開，頓足走一步）誰要你的！

屏（覺得要出岔子）唔，弟弟不聽話啦！弟弟怎麼不聽姐

姐的話呢？（給花，對方不受）你再不拿？你真個不要

姐姐的花哪！……姐姐要生氣了，拿呀！

鹿（接花，但眼眶已紅，一團眼淚）

屏是姐姐不對了，寶寶年紀小，不懂事，（替他拭淚）哥

哥要讓他，那一個哥哥不讓弟弟的呀！

鹿（突然，真心誠意的）我這一個也給寶寶吧！

屏那不必，姐姐給你的，就是你的了。——你看，你的頭

髮又這麼亂哪，回頭爸看見，要說你不長進，來，我給你梳梳！（牽他到左面椅邊，椅上放着一只淺圓竹筐，筐中排着女紅，就中取出一柄梳子，替他梳髮）

鹿（覺得被痛夢，就記起許給他的願）姐姐前天說，過幾天葡萄熟了，要給我吃的？

屏自然給弟弟吃的。

鹿（一下高興起來，就要出點兒力）姐姐，我才將看見一隻虫兒，飛到葡萄架上去，我想又是去咬葡萄葉子的，我去捉來。

屏好的，就去捉吧！（放開他）

鹿（半跳着後退，面向姐姐）我先把我的花，插到葫蘆裏，再去拿捕虫網兒。（自左入）

寶（走來）姐姐，葡萄熟了，要給二哥吃的？

屏也給寶寶吃呀！

寶姐姐，還過幾天葡萄才熟？

屏過幾天？——哦，過了中秋節，也就熟快了。（爲二珠的神態所吸引）二珠，你累哪！

珠（搖頭）不累！

屏跑兩步，你就氣喘了！

珠（抖擻）不！（覺得要做件事來證明）姐姐，我來把花插到花瓶裏。（方桌上有個花瓶，她走去）你看，瓶兒空着哪！

屏寶寶，你的花也教二姐插在花瓶裏，不會枯死，好不好？

寶好，（叫着）二姐！

珠哪，就來。（插好花轉來，取過寶寶手中的花，擎着搖動幾下，花葉嫋嫋擺動，顏色愈鮮。）這束花真好看呀！

屏（當二珠返身走去的時候，望那花瓶微喟）哦，我把月來，這瓶子第一次有花！……二珠你病了，沒有來痛，我呢，可真無心來插了！

珠（插好聽姐姐說，轉臉對她微笑，一隻手仍扶住那花瓶。）

屏（不動地望着）二珠，你的臉色彷彿又轉青了！

珠（沒了笑，默然）

屏（走近端詳她）二珠，你真不能病呵！我們兩人合起來

，抵得半個媽媽。（輕輕撫她的前額）早起，你還說頭昏，現在怎樣？你不去騎騎嗎？

我不騎，姐姐！

（出來，肩荷捕蟲網）我去捉蟲兒，我去捉蟲兒！（轉

向後門）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出）

（當仁不讓）我也去捉蟲兒，姐姐！

屏別！你反而要把葉子弄壞了。來，姐姐給你比一比羊毛衣。（從竹筐中取起羊毛衣，比寶實的胸前，）快噠，

可以開領了！

史南（手持鋤子，自右門入。人樣比年紀要老些。兩頰鋪

着粗短刷硬的鬚髯，頭髮則已開始灰白了。瘦削的臉，一

顯露着堅硬的骨體。埋在雙眉下的眼睛，隱隱發亮，是

悵悵與憂痛，在深處燃燒。在一羣沐猴而冠的，無恥的

同類之統治下生活，他忍受着酷烈的屈辱與羞恥。他曾

兩次拒絕出任偽職，識與不識的有良心人，無不推他

，但順民的慘痛與罪責，始終如一個不可抵禦的，鉄面

無情的巨人，緊緊抓住他，予他的良心，以永恆的懲治

，永恆的拷打。三月前，他的溫厚的妻子棄世了，他的

肩頭又揷上一担無法排脫的悲哀。此刻他進來，緩緩將

鋤頭擱下）秋風剛起，楓葉就都轉紅了！

屏楓葉轉紅！——爸又上媽的墳上了！

屏墳庭裏幾塊石頭給看牛孩子弄坍了，我去補了起來，水

溝有點兒淤塞，帶着也把它通了。（沉默，四週一看後

才一轉眼，他就人影兒都不見了！

屏爸，哥哥前幾天，才跟女兒上媽的墳呢！

我那兒是說他不上墳，還有什麼關係！我是說，他不該

整天車兒馬兒似的跑！

屏（同情其父）可不是！哥哥就是有這麼一付怪脾氣，我

也還不是早晚跟他提！可是，他都當作耳邊風！回頭，

爸再跟他說說，聲調放緊一點兒！

南那還有用！（離開原地，含着隱憂）你的哥哥是一個書

獃子，心裏沒什麼，口裏却熱刺刺，管武不住，我擔心

的就是這一點，這一點！（但也無可如何，他坐下，對

小女）二珠，今天怎樣啦？

珠 今天很好。

南 (輕和地) 過來! (二珠走去, 靠膝站立, 中南牽起她的手, 撫它) 可憐, 只剩下一把骨了!……哦, 這場病, 真老老實實的一場病! 什麼時候起的?——前月二十一——三, 今天八號, 差幾天就個半月了, 大人都要受不了啊!

珠 爸我很好啦!

南 (不自覺地跟着說) 很好啦! 喂, 你有福氣, 爸也有福氣! (發現她額上迸汗, 替她拭去) 出了汗, 要馬上揩乾。哦, (注視) 你毛管全直着啦, 快別給風吹, 到裏面去, 去躺躺!

珠 (仍站立着)

南 毛病嗣好, 一受涼, 馬上要吃虧的, (催促他) 快進去吧!

珠 (不敢不去) 好的。(自左入)

南 (片刻) 珠兒這條小命根, 真是拾得的! 月中那幾天, 我料定完了, 一連十幾天, 昏昏迷迷, 湯水都不能喝, 可竟會好起來, 自己好起來, 哈哈……拾得的!

屏 那幾天, (回想) 我真怕呀! 生命就像一根線, (低聲)

屏 (一一根——線——) 可是現在, (微笑) 我們到底把它拉回來了!

南 (眷愛地) 屏兒你呢? 你人覺得好嗎?

刷 女兒好好的, ——怎麼樣呢?

南 你的氣色不如從前了! 哦!

南 你的面色蒼白得多了!

屏 不, 爸, 女兒覺得精神滿爽快。

南 二珠的病, 把你累很了! 好幾個晚上, 我半夜起來, 還看見你坐在床前, 替她煎藥——

屏 爸半夜起來?

南 你一邊照顧爐火, 一邊照應病人, 有時候, 病人不哼不叫了, 就剩下你自己, 挑那盞亮不亮! 燈!……

屏 (訝然) 爸沒進來啊?

南 我沒有進去, 怕的嚇了你。……我想起你的母親, ——

屏 (慢慢轉臉開去) 像她的母親!

屏 啊, 女兒那比得上母親的一點點, 一滴滴!

南 這也不希罕，跑一步，學習一步！

寶 (插入) 姐姐，羊毛衣快打好了嗎？

屏 快了呀！一邊坐下，微笑着，女兒吃到十九歲，才來學做一個牧童！(用嘴向身邊的寶寶一吻) 同這羣羊兒們

離，我只能陪着笑，陪着哭。我老提心吊胆，怕的苦毒了他們，委屈了他們。有時睡，自己收不覺地滾在中間一起鬧，結果就一場糊塗！可是(舒一口氣)日

爭一天天過去，跟他們哭的笑的，也滿三個月了。(靜默。在沉思中站起，向前移動用一種感悟的，靜微的聲音) 對了！當女兒覺得心慌，媽就出來援助；當女兒覺

得憂愁，媽就出來安慰。當女兒覺得要斷錯路，媽就出來指引。(回身，就向其父，顧着頭，左右尋覓) 我知道，我分明覺得，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地方，媽都

在身邊，媽都在眼前！(在沉默的感動中) 不錯，你媽並沒有死，你媽還活在我們的中間！

屏 (轉過半面，微闔其眼) 我看見媽端方的人樣，我聽見媽輕輕的聲音！

南 我邊聽見——

屏 聽見什麼？

南 聽見她這口口聲聲地埋怨，埋怨你們的，(微顫) 父親！

屏 (強烈地看他一眼) ！

南 她對得起你們。生前，她疼愛你們；死後，她的音容不去，還是疼愛你們！爲着你們的安全，她還在不停地向我抱怨，我沒有一日不聽見，我逃避不了！

屏 (憤) 爸！(片刻，恰然地) 爸提這些事呀？爸可會聽見我的哭聲？背地裏，媽常常哭的！

南 叫你們有這麼一個親，她當然哭的！

屏 不，媽替我哭，哭我的辛苦，哭我的艱難！

南 (內心憤動，經過險) 屏兒！

屏 媽對誰都不埋怨，對誰都能原諒，除開，除開，(細聲) 除開鬼子！

南 (沒有回轉臉) 你說，屏兒，你說你媽原諒我？

屏 媽的心事，都向女兒哭出來了！

南 (仍坐在那裏，低頭) 別說了，屏兒！

屏

（溫純大方）這個分寸，女兒也懂得一點呀！日子都來得沉重，一家五六口，敢是容易打發的！這時候，（左右視，低聲）外頭不平不靜，風聲浪險，裏裏外外，爸都得担載，爸都得抵當，難得一窩子大小，平安無事，（漸移近其父前）爸一人在着，就像一間房子，讓兒女們避在裏頭，免受風吹雨打！

南

（如受一箭地跳起來）不要說了，女兒，不要再說了！這是什麼世界！這是什麼地方！（四顧，搜尋地）我彷彿看見一片大樹林，裏頭出出入入的，全是虎豹豺狼，撞見小動物就搏殺，就吞吃。（胆怯地望着自己的家園，低低地）我站的這個柵欄，未免太零落，太無力，他們一按就按進來，一衝就衝進來！（走近其女，俯身，在激動中）要是你的爸做得像一個父親，他就要帶你們到那自由的地方，那兒，我們不是奴隸，是主人！那兒，我們可以自由操作，不愁衣穿，不愁飯吃。那兒，有我們自己的政府，照顧我們，保護我們，而沒有這邊的（盛料）時時刻刻想衝進來，殺我們吃我們的野獸！（聲下，返顧自身，折落地）可是，現在，現在，這個父

親却教你帶着一羣羊兒，在野獸中間討食！（討食爲覓食之意）

屏

（憂痛，不知所）爸，這不只女兒一個人，這種人，何止千千萬萬！

南

（憂鬱地笑一下）千千萬萬！不錯，可不是少數呀！——一鼓兒，（聲漸微，彷彿說給自己聽）一鼓兒，做了（打戰）順民！（俯身，牽實實的手，良久）我害怕，——孩子們長大起來，要，要拷問我的……良——心！

屏

爸，我可想——！

屏

想什麼，屏兒？

屏

我想，當抗戰勝利，我們的國軍，開到這邊來，我們就……（遲疑）就求他們看孩子們的面，原——諒——我們？

南

這可能嗎？（望上）爲着孩子們？還爲着，（腳頓地）這一角我們苦苦地保留下來的乾淨土地嗎？

屏

還爲着我們艱難困苦嗎？

（失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們，不該要求祖國的仁慈，我們做一分，就得担載一分！（靜默中，後面有

大聲與飛蟲爲戲的叫聲，他彎下身子，低低地）寶貴，我們到園裏去，你的哥哥也在那邊，我們去看葡萄，看葡萄又生了幾顆了！（牽着他，自後門出）史德堅自右入。

他二十二歲，大學二年級生，家鄉淪陷，在敵僞給予史的「特殊保護」下，過着囚居的生活。年青人的意志，原如鷹隼，飛翔於大空之中的，現在，他不能不暫時把翼翅收起。但如何衝出這牢籠，是啃他的心，啃他的靈魂的問題。他矯健，黑瘦，有一付如他父親一般堅硬的骨骼。一雙眼睛澄淨清秀，最像他的妹妹。兩片嘴唇通常扣緊，鎖住滿腔的苦悶與悵鬱。當他爲熱情所苦，他的聲音就顯得抖顫，雙唇也隱隱顫動，這表現他那堅強的個性中，也還留着一份年輕人的激越與稚氣。

堅 準不會失敗，屏，出去一鎗，頂少也有一兩件新聞。我說給你聽。

屏 （靜靜地）爸正在說你！

堅 說什麼？

屏 說你整天車兒馬兒似的跑，

堅 爸嚇着要用繩子把我的手脚捆起來？

屏 他並沒有說，要用繩子。

堅 那麼，用腳鍊手拷？再合適不過，我們家是一個頂出色的牢獄！

屏 你犯不着這麼說呀，哥哥！

堅 我就說過分了？你知道，爸拿着鋤頭走了，我才出去的。

。都沒有一刻兒，你們偏說大半天，那爸也出去大半天了！（覺得有氣）你們老這麼跟我過不去，我那一天那

一次在外頭就上兩個鐘頭？我是苦悶到沒有辦法的時候，才稍稍動幾步的，你們就說我車兒馬兒似的跑！

屏 爸說你的話也是對的，你想——

堅 （搶着）你們都是一鼻孔出的氣！

屏 爸是好意——

堅 妹妹也是好意——

屏 （一時給他說得默然無言，終於）你知道，這時候外頭

是怎麼個樣子！

堅 噢，我要是不出去，那裏知道外頭是個什麼樣子？

屏 又來！我問你，外頭是個什麼樣子，你卻知道了，又

的？恐怕——

堅（接她的）一下子就抓去槍斃了！

屏（誠懇地）哥哥明知道，外頭不平靜啊！

堅（不理會）我報告新聞給你聽。

屏（把耳朵掩起）我就是不喜歡聽你的新聞！

堅（走開失望地）我們家，就養的這幫不知死活的東西！

屏（放手）你說什麼？

堅我的報告完了。

屏可是，你一句都還沒有說。

堅那麼你要聽？

屏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堅烏囃老頭兒，你可認得？

屏那個賣鳥兒的？

堅早就不賣鳥兒了。他的鳥兒什麼的，都跟炮火飛了。

屏哦！

堅飛了，一會兒飛了。就剩下一只老鴿子，跟老頭兒一樣老，原來是賣不出去的，到底跟老頭兒一起退休了。老鴿鬼喂它，逗它，疼它，日子也還過得去，兩個老頭兒

做了好朋友。

屏這有什麼講頭？

堅昨天，「皇軍」在演習，突然打下一只老鴿子。

屏（比他先知道）還不就是那一頭？

堅怪的是老鴿子一完，老頭兒一家也就跟着完了！

屏什麼？

堅原來，烏囃老頭兒，怕他的老朋友還留着一點兒野性，

不知高低，隨便飛出去兜圈子，就在它的腳上，擦住一

根繩子，拴在什麼地方——

屏哈，這鴿子就是你！

堅（不禁看自己的腳）我可沒有上繩子。可是，繩子又有

什麼用？那老鴿子不是把它掙斷了，飛出去，飛出去

——

屏（雙關地）就飛壞了！

堅算是你說中了，——可是，那鴿子老糊塗，不飛東，不

飛西，偏偏飛到鬼子正在演習的地方，——一槍！它就

落下來了！

屏哦！

堅 本來，打的人也不過是玩兒的。……

屏 難道這也值得他在意？……

堅 皇軍當然不把一只錫子放在眼下一可是，……發現它腳上

錫，是游擊隊放來的。

屏 以後？……

堅 我找到老頭兒家裏去。老頭兒有個大兒子，嘿！正對！

正着！這傢伙不是游擊隊是誰？三手兩腳，把它架走了

屏 啊？……

堅 架走了，這可就要老頭兒，老婆子的命了，兩口子一齊

擄土去，抱住皇軍不放，老婆子還把皇軍的制服撕破一

角呢！嘿，皇軍的制服啦！人家火槍一起，把他倆雙雙

吊起來，問他倆還要不要兒子，你說一聲要，他鞭子抽

一下，再說一聲，又抽一下，老太婆不夠氣，抽一陣子

，一道靈魂就管自找兒子去了。剩下老頭兒，半死不活

屏 （搖頭）慘！……

堅 （稍頓）還有一件新聞，這是昨天的事，可比烏咽跟他

屏 錫子轟動得多了，——想來，你也知道的？

屏 （笑）我不知道，我也不願意聽了，你快別再說！（

欲走）……

堅 可是，屏！這可不僅是任何個人的事體了。……

百姓們的命運，都要更加慘了，你怎麼不知道！你怎

麼可以不知道！

屏 （站定，屏息着）什麼？……

堅 磯谷調回東京，山本次官，升上首席顧問了！……

屏 山本！……

堅 這痞子好色，好殺，殘酷，狠毒！今天，他大權在握，

我們可真死無當日子了！（沉默，慢慢跳起來）我知道，

這一更動，維持會那些大官小官，沒有一個不在心裏頭

叫苦的。比較地說，磯谷還有幾分政治手腕，碰時會，

還會給你一點兒笑臉看，碰上這冷血的山本，他們可真

要吃不消了。——可是，這幫無恥的東西，還能够「吞

下黃連裝笑臉」呢！……昨天，他們在海濱公園開的所

謂市中大會，就是慶祝這位「太上皇帝」上台的。（從

褲袋裏拖出一張報紙，唸着）參加的有各機關，各社團

各學校，共一萬五千人，……演說之後，繼以表演，精采熱烈，萬衆歡呼。（慘白，抑壓着嗓子）沒有這回事，這是（一下把報紙撕破）敗類們撒的謊，我們的同胞就是臭透了，爛透了，也不會向山太歡呼的。可是，（切齒）這些人也着實可恨，爲什這要去參加？人家把刀子嚙在我們的頸子上，爲什麼還要跪下去噏頭！

別覺得那麼狠，哥哥！

我就說狠了！

忍恨吞聲，跪拜屠殺我們的仇人，有什麼事，比這個更慘的？

慘，真慘得很！可是，（看她一眼）十八層地獄，才打開第一道門！（四顧，最後望着葡萄園，沉默半響）這園牆內，屏，你栽花，^{以草}佈置得一片清幽，一片和平，但園牆外，就是血，就是迫害！（走向窗口，抑鬱地）我是再也歇不下去了！

誰又歇得下去呢，哥哥？

屏堅
可是，我看，我們還得在這兒做他一輩子驕頑奴才呢！做幾天，做一輩子，也不是奴才作得主的！（沉默，哭）

她的視線被園中的人影所吸引，低聲）你看，那是什麼人？

屏堅
（看去，驚訝）李祕書！魏會長的祕書，跟爸一道走向我們這邊走來了！

屏堅
（略顯不安）什麼事，他到我們家裏來？這個人，每一個脚步，都有一個卑鄙的使命，我討厭他，我看見他就生氣，我們到裏面去吧！

屏
（失措）他真個走來了！（匆匆隨兄入）

李麗青，史南由後門進。

李穿藏青西裝，身材適中，長方形的臉，嫩白光滑，說得上雅秀。對分的，修飾得很整齊的頭髮，與相貌很覺配稱。兩片薄薄的，柔軟的嘴唇，告訴人他能說話如彈琴一般的不費力。眼睛細長，如兩張柳葉，當斜視的時候，自然而然後光四射。他失儼如荷的手，執着一根手杖，瀟灑而雄地眼史南進來。

（一邊頻頻點頭）

南
（把手杖倚在牆邊，卻沒坐下，手撫着手，四望）想不